

## “双针合璧”绣暮年

汪小科



窗下,外公又戴上老花镜,开始飞针走线——外婆去世后,外公便将她的刺绣活儿接了过来。

外公时常学着外婆的样子,先吮一吮线,再举起绣花针,对准光源,将细线穿入针孔,然后熟练地打上结。随着那一针一线在布上翻飞、起落,用不了多久,一幅幅鸟语花香、风光秀美的画面就在外公的手下活泼地呈现出来了。

听母亲说,早年间,家里经济拮据,每次她的衣服破了,都是外婆用丝线绣出各种图案来遮住,有时绣上一朵小花,有时绣上一只小鸟或一条小鱼。绣上精美的图案后,那衣服就跟新买的一样,格外亮眼。后来,周围的乡亲们得知外婆的刺绣手艺精湛,都来找外婆绣枕套、绣床单、绣被面。

外婆接的活儿越来越多,家里经济日渐宽裕,可外公却愁眉不展,他怕外婆太辛苦,影响健康。后来,他就以“我感兴趣”为由,恳求外婆教他刺绣手艺。最后,外婆拗不过他,就答应了。

外公那双粗大的手自然没有外婆纤细的手灵巧,起初,连一根绣花针都拿不稳,但他依然很努力地跟外婆学

穿针引线,学起针打结,学绣简单的图案。有一次,外婆无意间发现外公的手上尽是被针扎伤的痕迹,心疼不已,就劝外公说:“刺绣是我们女人擅长的活计,你何苦来遭这罪?”“我手笨,但也不能误了学手艺!我还要给你当帮手呢!”外公笑笑。

不久后,外公的刺绣技艺初成,就开始与外婆“并肩作战”了。那绣针带着丝线,在布面上一阵穿梭,一个个生动的轮廓就形成了。接着,他们用各色丝线绣出层次丰富、美轮美奂的立体图案。外公的刺绣作品有时针脚凌乱,配色不协调,他就会拆了重绣,直到绣出的图案接近完美,方才罢手。

外公的刺绣技艺娴熟后,与外婆“双针合璧”绣出了许多生动传神的刺绣作品:百花争艳、万马奔腾、山河锦绣、烟火人家的画面都成了他们手下的鲜活绣品。最终,这些绣品有的成了工艺挂件,进了文人雅士的居室;有的成了巨幅展品,进了庄重典雅的礼堂,都成为了有口皆碑的艺术品。

几年前,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,但还是和外公一起完成了几件刺绣作品。外婆临终前还特意嘱咐外公:“要绣下去!”如今,外公常常一边流着泪,一边戴上老花镜,继续刺绣。手指翻飞间,仿佛把对外婆的爱和思念都绣进了一针一线里。



## 姥爷

锦冷

记忆中,姥爷不喜欢别人说他老,每天陀螺似的忙活,天不亮就起来拾柴,晚上也睡得最晚。总觉得姥爷可以不停地动,不会疲惫,不会老。他也不停地向大家证明他不老,始终种得了地。

直到那天,太阳落下山,暮色中,小村的上空漂浮着袅袅炊烟,一捆麦秆铅似的压弯了姥爷的背。他一步一步蹒跚地走着,走着,终于走到打麦场头的麦秸堆,倒在麦秆上,一动不动。正在场里玩耍的我们,跑过来叫姥爷。他不语,双目紧闭。我吓得跳起来,跑回去喊姥姥。

姥姥颤着小脚,慌慌张张地跑过来。她眼里涌动着泪花,俯下身子,用枯瘦的手指颤颤地捏去姥爷稀疏白发上粘着的草叶,摩挲着他灰暗的脸,大声呼唤。姥爷醒过来,怔了一下,望着姥姥,眼圈顿时红了,哽咽地说:“不知咋的,眯了一下,没事。”姥姥一边扶起他,一边心疼地嗔怪说:“不能像以往那样干活了,老啦。”姥爷立即反驳:“不要说‘老’……不愿听到这个‘老’字。”

我出生时,母亲便去世了,只能和姐姐来姥姥家。后来,父亲也去世了,哥哥也来了姥姥家。

姥爷是家里的长子,太姥爷又去世得早,年少时,姥爷就早早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没白没黑地在地里劳作。他怎么敢老呀!看着我们的一双双小眼睛,他肝肠寸断。即使身体已经越来越不济,时常走路都在打晃,也拼命去种地,想多活几年,将我们养大。

回到家,姥爷躺在炕上,微微吁了口气说,这个小土炕好舒服呀,这辈子没躺够。

终究还是起不来了。特别是太姥姥去世后,姥爷慢慢地连水都喝不进了。姥姥给他买了几颗当时珍贵的糖。姥爷根本舍不得吃,糖总是被我们硬塞到他嘴里。那天晚上,他说什么都不张嘴,让姥姥把糖给我吃。姥姥不肯,塞在他手里。

那一年,我还不到10岁。恍恍惚惚中,舅舅、舅妈围在姥爷的炕头,不知道过了多久,姥姥噙着泪,把最后那颗糖放在我手里,说:“你姥爷走了,没舍得吃。”

哪怕是现在,哪怕是过去了30多年的光阴,姥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心里,在我记忆里,温暖着我一路走来的孤单和寒冷,使我珍惜着这世间每一个平凡的日子……



## 独轮车

孙福攀

在老家院子里,停放着一辆历经风霜的木制独轮车。

独轮车的铁质部分被锈蚀得斑斑点点,曾经饱满的胶皮轮胎现在也干瘪无力,木质框架在岁月的侵蚀下,开始一块接一块地剥落。虽然如此,但是爷爷对这辆古老的独轮车情有独钟,始终不肯将其丢弃,任由它在这缓慢的时光中逐渐老去。

独轮车是爷爷亲密的伙伴。时光追溯到爷爷的青年时代,那时,独轮车在村庄里是傲人的资本。它被爷爷打磨得周身光滑,胶轮是崭新的,连每一根辐条都被油滋润得闪着光泽。

两条木质把手上缠上了一根柔韧的麻绳,爷爷把它套上脖颈,背部、双臂与两脚一齐用力,独轮车满载着粮食,平稳地行走在肥沃的华北平原上,与众多的支前百姓一起,为冀鲁豫根据地送去

拥军粮。

独轮车是爷爷的老朋友。铁与血交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,独轮车像老朋友一样陪着爷爷,承担起家庭责任。

家中饲养的牲畜出栏,被捆绑到独轮车上进城变卖;父亲和二叔考取了县里的初中,爷爷兴奋地将他们的行李安置在独轮车上,步伐矫健地送他们去求学。

独轮车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,默默地为爷爷担下家中的重负,不离不弃。

独轮车更像是爷爷自己。

独轮车像爷爷一样任劳任怨,朴实无华,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。爷爷健在的时候就说过:这个老伙计谁也不能动,让它永远歇在这院子里,它对咱家贡献最大,对这个家更是有感情的!爷爷说这话的时候,崭新的拖拉机

正停在它的身侧。

我不知独轮车听到爷爷的话作何感想,但我知道,随着爷爷的离去,独轮车的灵魂也逐渐消散了。一个时代已经成为了永恒的历史。

独轮车至今犹在,依然歇在老院的角落里。父亲严格执行了爷爷的交代,不去动它,也不许我们碰它。我知道,父亲每次都在刻意地躲避着它,每一次不经意的眼神触碰到,父亲都会黯然神伤。

我们感慨于时代的快速发展,那些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旧事物终将被新生事物所取代。然而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民族复兴辛勤耕耘、默默奉献的前辈们;更应铭记那些在抗争历史中支援前线的各种独轮车般的贡献与牺牲……

## “打折”旗袍

尹瑞

一天下午,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,问她,身体是否康健?家中物品是否需要我购买?接过电话的母亲一听,忙不迭地拒绝:“不要,不要,妈啥都不缺。”

母亲总是这样,可能是贫穷的日子过久了的缘故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一直省吃俭用,哪怕是衣食无忧的现在。

我曾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。她一身旗袍,团扇为伴,大家闺秀的气质一览无余。只是后来,在被工作与家务包围的日子里,母亲总是衣着朴素,不再为美丽买单。

我决定给母亲买件旗袍,让她再年轻时的风采。当我提出买旗袍的时候,母亲并不同意,总是觉得我乱花钱,一定要让我把钱攒起来,说她什么也不缺。我说:“我知道您不缺,但旗袍店刚好有促销活动,跟白捡差不多。这便宜要是让别人捡走了,您可不要后悔呀!您不如去试穿看看,万一很喜欢呢?”就这样,母亲终于答应跟着我去店里试旗袍。

我提前跟店长商定了“计谋”,然后拉着母亲到了店里,对她说:“妈,您去试衣服吧。今天,全场打折,店长在这里作证。”此时,站在一旁的店长连连点头,说:“我们公司今日店庆,全场惊喜!”

就这样,母亲终于放下心来,大胆地挑选旗袍,直至相中了一件墨色荷花渲染的旗袍。这件旗袍从面料到花式都算上乘。趁着母亲试旗袍的工夫,我早已跟店长沟通好了,让他当着母亲的面,只报个零头,余下的钱我从微信上给他们转过去。终于,母亲以39元钱的价格买到了心仪的旗袍。她嘴里虽念叨着“乱花钱”,但眼睛里的喜悦却是藏不住的。

就是这样一件“打折”旗袍,仿佛唤醒了母亲年轻的心。母亲像个年轻姑娘一般,在镜子面前整理旗袍,随后,又梳理了一下头发,接着,将我叫到身旁,让我帮她拍照。

镜头里记录着母亲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动作,她还会时不时地看看照片里的自己,直至拍出了自己满意的照片……



东光县大单镇辛店村的村民魏西真(左一)今年70岁,制作糖画已有35年。他制作的糖画栩栩如生,孩子们非常喜爱。  
常慎江 汤延光 摄